

新青年

陈独秀 李大钊 瞿秋白 主撰

敬告青年·陈独秀/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我的
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狂人日记·鲁迅/一个
青年的梦/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钱玄同/
文学革命论/女子问题/它所发起的思想启蒙运
动,启动了从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民主转型的
历史车轮。凡追求进步之青年,无不视《新青
年》为旗帜,以《新青年》为明灯。

NEW

第9卷

二十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名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青年.9 / 陈独秀, 李大钊, 瞿秋白主编. — 北京 :
中国书店, 2011.7

ISBN 978-7-5149-0041-5

I. ①新… II. ①陈… ②李… ③瞿… III. ①期刊—
汇编—中国—民国 IV. ①Z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1839 号

责任编辑: 钟 书

总 策 划: 王 兵

书 名: 新青年 (第九卷)

作 者: 陈独秀 李大钊 瞿秋白 主撰

出 版: 中国书店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 编: 10005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规 格: 700mm×1000mm 16 开本

40.5 印张 727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9-0041-5

定 价: 1600.00 元 (全十二册)

第一号 目次

1 / 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	山川均
5 /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李 达
18 / 近代文明底下的一种怪现象	周佛海
25 / 我所起草的三法案	戴季陶
30 / 广东省商会法草案理由书	戴季陶
38 / 产业协作社法草案理由书	戴季陶
57 / 广东省工会法草案理由书	戴季陶
61 / 关于广东工会法草案的讨论	玄庐 公博
67 / 哈姆生和斯劈脱尔	雁 冰
74 / 文章的美质	陈望道
78 / 诗	
○莺儿吹醒的 俞平伯 ○伦敦 刘半农	
○看牡丹的唐花 大白	
84 / 故乡（创作）	鲁 迅
91 / 西门的爸爸	法国 莫泊三 著 雁冰 译
99 / 快乐	俄国 kuprin 著 沈泽民 译
102 / 随感录	
（一一〇）跑到内地才睁开眼睛么？	汉 俊
（一一一）社会主义是教人穷的么？	汉 俊
（一一二）进了步了！	汉 俊
（一一三）日本人尽管放心就是了！	汉 俊
（一一四）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	独 秀
（一一五）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	独 秀
107 / 什么话！	记 者
108 / 编辑室杂记	记 者

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

○ 日本 山川均 著

马克思的学说，有许多人将他分为社会学说和经济学说两种。马克思学说是一个体系，原不能这样截然区别出来，但为研究便利起见，把他分为社会学上的学说和经济学上的学说两种，也不见得就有什么妨害。

然而马克思的这两种学说，更可以细分为四项。

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曾经有了一篇告别的演说，把马克思比作达尔文。这便因为达尔文在生物学领域内发见出来的东西，马克思在人间社会里发见了；达尔文阐明了生物个体的进化，马克思却阐明了人类社会的进化了。

成了马克思学说体系的基础，成了出发点的东西，就是这个社会进化的原则，马克思学徒叫他作“唯物史观”。

达尔文发见了生物进化的法则，马克思也同样的用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进化的法则说明了。但是生物进化的法则在实际上转动着的枢纽（Mechanism）是什么呢？达尔文为要答复这个问题，就发明了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假说。同样，人类社会倘是依着唯物史观的法则进化，这唯物史观的进化在实际上转动着的枢纽又是什么呢？马克思回答说，这是阶级争斗。阶级争斗说就是马克思的第二项学说。

复次，马克思又说明阶级争斗根底里横亘着的经济上的历程（Process）。马克思从他的价值学说出发，把资本制度下劳动盘剥的机械的历程分析出来。马克思经济学说，就是把那躲在阶级的意识和阶级争斗根底上所有经济实事的分析说明；梭勒尔说，《资本论》是阶级争斗的历史的研究，这话确有一面的真理。

但是马克思经济学说里，更有重要的真理，不可忘却。马克思又同样的从价值学说出发，把资本制度应当崩坏的经济纯机械的历程也说明了。

所以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任务，是在说明资本制度应当崩坏的纯经济的纯机械的历程。马克思一面说明这纯经济的纯机械的历程，同时又认识了资本主义移到社会主义的历程上那自动的人类的要素。马克思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就是从资本主义移到社会主义的历程上自动的要素。那修正派错误的地方，就是将马克思经济学说所证明资本制度的纯经济的纯机械的历程，误认为说明资本主义推移到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学说的全部。

马克思依据了这第四项重要学说，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学说，就将实现社会主义之实际上的历程阐明了。

罗素曾经做过《到自由之路》（Proposed roads to Freedom）一书。他在这书中努力描写那可以使我们得着最大自由的新社会的组织和构造。但是读了罗素《到自由之路》一书的人，都会知道这小绅士阀的哲学家，好像连那到自由的“路”，还没有告诉我们。他不但没有把到自由的“路”告诉我们，就是他自己也不曾想知道什么是到自由的“路”。他是到俄国去过的。俄国无产阶级走到了自由的“路”，已经明明白白摆在那里。可是罗素对于俄国无产阶级“建议”（Proposed）于他的“路”，他却不要看。这条“路”并不止是“建议”的“路”，这条“路”就是已被俄国无产阶级踏实的“路”。可是罗素——这仰慕自由的哲学家——却不想走这条“到自由的路”。他不但不想走这条“路”，而且连那横在他面前的“到自由的路”，看都不愿意看。罗素不过是描写了自由社会便满足的一种智的手淫者罢了。他是仰慕自由的人。但我们却不能忘掉无产阶级方才踏上“到自由的路”的时候，首先起来呼号反对的便是这个哲学家所代表的小绅士阀伪善者的阶级。

《到自由之路》的著者，什么“路”都不会告诉我们。马克思在五十年以前，却已将这“路”明白指示我们了。能够把“到自由的路”指示我们的，也只有马克思一个人。马克思在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著过《法国内乱》（Civil War in France）一书，那书上说，“劳动阶级单靠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能的。”他又在一八七四年著的《哥达纲领批评》（Gotha Program）里所说的更是明白，他说，“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中间，必须经过革命的变形的时期。这时期中须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期。这政治上的过渡期，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独裁政治。”马克思在五十年前早就发见了革命的

无产阶级与独裁政治的学说，把唯一的“到自由之路”指示我们了。

但有一件事却也不可忘记：马克思革命的无产阶级独裁的学说，并没有含着离开唯物史观说独立或者把唯物史观修正的意思，这是唯物史观说当然的结论与应用。依马克思说：历史是依唯物史观的法则进化的；他的作用在根本上是机械的。资本制度因为他的内部包含着矛盾，终必按着机械的历程崩坏。但这机械的历程，必定要成为人的心理现象出来。只有一层，这个历史的唯物的历程，并不是在一切人的意识上平均正确地反应出来，首先感觉到的大抵是少数的无产阶级，多数的无产阶级，只是仿佛感觉着。所以大多数的人还是半无意地被历史的必然性拘束着。因此革命事业，必定是这些少数无产阶级的先锋首先着手实行。所以无产阶级独裁政治，在一方面说，是无产阶级强制粉碎反对阶级，使他们和自己阶级同化吸收的一种组织；同时在别一方面，又就是使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的心理解放出来的组织。

然而罗素和种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却排斥一切的强制，要求“自由”。这些“想在二十四点钟内实现理想社会的人”，他们的前提，就是一切人在资本制度之下都能够从资本主义的心理解放出来。否认一切有组织的强制，这无非是等候一切人们自觉，这不外是否认革命。他们就是一面要自由，一面又否认“到自由之路”。

依马克思经济学说看来，社会主义是始于空想而成为科学。而由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独裁政治的学说看来，科学的社会主义，又是始于行动的社会主义而成为实行的社会主义。

这篇文章是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先生特意为本杂志作的，他把行动的社会主义介绍给我们，这实在是一篇最切要的最有效的文字，读者都自然能够知道，用不着我来絮说。只是我要借着这个机会，把山川先生介绍给读者。

山川先生自少就研究思想问题，能通英、德、法三国语言，笃信社会主义。二十岁时因办《青年的福音》杂志受了三年六个月的监禁，后来又因办《平民新闻》，遭了忌讳，被监禁一月半。后来又因办《劳动者》杂志，触犯“新闻条例”受监禁两月，又因赤旗事件（社会革命），受妨害官吏执行的罪名被监禁两年，后又和荒烟寒

村办《青服》杂志，主张联合权和罢工权，被禁锢四个月。他这种抵抗官权努力运动百折不挠的精神真够令人佩服。他现在和他的夫人菊荣女士合编《社会主义研究》杂志、著作，有《动物界的道德》《社会主义的立场》《社会主义者的社会观》《马克思传》《马克思资本论大纲》《劳动组合运动史》《马克思经济学》《劳动运动与社会主义》《马克思学说体系》《劳农俄国研究》等书。

译者李达 附识

山川均、堺利彦两先生本来都要做一篇文章来，但堺先生要到北海道巡回讲演去了，没有空闲，所以现在本社只接到山川先生的一篇。山川先生原也很忙，而且同他夫人山川菊荣先生一样，现在正患肺病。他在这种的情状里却还替本社做这样扼要的文章，本社同人真是非常感激。

山川先生的原文，本想翻成罗马字文刊在志末，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就省却了。而且李达先生的译文，已很忠实，不附原文似乎也没有什么妨害。

陈望道 附记

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 李 达

近来讨论社会主义的人渐渐多了，这确是一个好现象。因为社会主义的真谛若能充分的阐发出来，批评者就不会流于谩骂，信仰者就不会陷于盲从。而且知识阶级中表同情于资本家的与表同情于劳动者的两派，旗帜越发鲜明，竭智尽力，各为其主，而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两方面，皆可同时发展，以待最后之决胜。所以我说现时讨论的人越多，越是好现象。

《改造》杂志二月号特辟社会主义研究一栏，一时知名之士如梁任公、蓝公武、蒋百里、彭一湖、蓝公彦、费觉天、张东荪一班人，均有长篇文字，表明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他们的文字均有点研究，我读了非常感佩。但是这几篇文字之中，也有误解社会主义的，也有同情于社会主义的，也有积极赞成资本主义的，也有恐怖伪劳农主义的，我觉得这种地方，却也应该详细研究分别讨论。只是我没有许多闲暇，做从容的论辩。所以只就梁任公一篇代表的文字，讨论一个大概。

梁任公是多方面的人才，又是一个谈思想的思想家，所作的文字很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很能博得一部人的同情。就是《复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篇文章，虽然明明主张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而立论似多近理，评议又复周到，凡是对于社会主义无甚研究的人，看了这篇文章，就不免被其感动，望洋兴叹，裹足不前。我为忠实主义起见，认定梁任公这篇文章是最有力的论敌，所以借着这篇文章作一个X光线，窥察梁任公自身和梁任公所代表的智识阶级中一部分人总括的心理状态，试作一个疑问质询梁任公，或者对于主义上有些少的阐明补正也未可知。这也许是梁任公所说“冀普天下同主义之人有以教之”的一点反应了。

梁任公本文的旨趣，约分五层，兹摘录大概如下。

（一）误解社会主义。梁任公首先误解社会主义为社会政策派的劳动运动，所以说，“吾以为中国今日之社会主义运动，有与欧美最不相同之一点焉。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因此推论中国产业不发达，生产机关极少，不能行均产主义。所以又说，“我虽将国内资产均之又均，若五雀六燕铢黍罔失其平，而我社会向上之效终茫如捕风。”于是又论到社会主义运动，说：“故吾以为在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曰，在奖励生产的范围以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可为毫无意义。”此一层是梁任公误解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议论。

（二）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梁任公又以为中国生产事业极其衰落幼稚，中国人消费所需要之生产品，皆仰外人供给。而制造此类消费品的资本家、劳动者和工厂，均在外国而不在中国，中国人受不到外国资本家的恩惠，中国无业人民，又不能到外国工厂做工。中国国内未梦见工业革命之作何状，工厂绝少，游民最多，并无劳动阶级。既没有劳动阶级就不能行社会主义运动。所以说，“欲行社会主义生产方法必须先以国内有许多现行之生产机关为前提。若如今日之中国，生产事业，一无所有，虽欲交劳动者管理，试问将何物交去？”社会主义既不可行，则为改造中国社会计，当然不能防止资本阶级之发生，而且要借资本阶级以养成劳动阶级，做实行社会主义的准备。此一段是梁任公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立言。

（三）高唱爱国主义，排斥外国资本家。梁任公看见国内无业游民过多，贫困日甚。加以受外国产业革命影响，“我国人之职业直接为外国劳动阶级之所蚕食；而我国人衣食之资，间接为外国资产阶级之所掠夺”。所以中国生产事业，必须由中国资本家自己开发，以便造成多数生产机关，吸收本国多数无业游民使为劳动者。所以说，“中国生产事业若有一线之转机，则主其事者，什九仍属于将本求利者流。吾辈若祝祷彼辈之失败耶？则无异自诅咒本国之生产事业以助外国资本家张目。”末了又说，“欲使中国多数人弃其游民资格而取得劳动者资格，舍生产事业发达外其道无由。生产事业发达，凡吾国人消费所需皆由吾国人自生产而自供给之，至少亦须在吾国内生产而供给之。”若对于本国资本家采抗拒态度“必妨害本国生产，徒使外国资本家得意而匿笑。且因此阻碍劳动阶级之发生，于吾辈之主义为大不利。”“然则所当采者为何？

则矫正态度与疏泄态度是已。所谓矫正态度者，将来勃兴之资本家，若能完其为本国增加生产力之一大职务，能使多数游民得有职业，吾辈愿承认其在社会上有一部分功德，虽取偿较优亦可姑容。”由此一段可推知梁任公爱本国，爱本国资本家劳动者之热情，故发而为排斥外国资本家劳动者之言，也许是爱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的一种表现了。

（四）提倡温情主义，主张社会政策。梁任公既然主张用资本主义开发本国产业，而资本制度发生的恶果，当然要循外国资本主义的旧径，发出无穷的弊害。要想补就此种弊害，只有采矫正态度与疏泄态度，不可抗阻，亦不可坐视。所以说，“惟当设法使彼辈（资本家）有深切著明之觉悟，知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掠夺太过必生反动，非彼辈之福。对于劳力者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知识之给与皆须十分注意。质言之，则务取劳资协调主义，使两阶级之距离，不至太甚也。至所用矫正之手段，则若政府的立法，若社会的监督，各因其力之所能及而已。”又说，“所谓疏泄态度者，现在为振兴此弃毙之生产力起见，不能不属望于资本家，原属不得已之办法。却不能恃资本家为国中唯一之生产者，致生产与消费绝不相谋，酿成极端畸形之弊。故必同时有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以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相为骈进。”此一段是他提倡温情主义，施行社会政策的主张。

（五）误会社会主义运动。梁任公误解社会主义运动为劳动者地位改善，所以反对；又误解为均产，所以反对；又误解为专争分配，所以也反对。又误解社会主义运动为利用游民，所以说，“劳动阶级运动之结果能产出神圣之劳动者。游民阶级运动之结果，只有增加游民。”又说，“游民阶级假借名义之运动，对于真主义之前途无益而有害。”这是梁任公反对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最精刻的地方。但是依他所主张的运动方法却不外以下两层。即对于劳动者，“第一，灌输以相当之知识。第二，助长其组织力。先向彼辈切身利益之事入手，劝其办一两件（如疾病保险之类）办有成效，彼辈自感觉相扶相助之有实益，感觉有团体的好处，则真正之工会，可以成立。”工会次第成立，有组织完善之工会，然后可以行社会主义运动。但梁任公所主张的工会运动，不在敌抗本国资本家，而在敌全世界资本家，所以说，“全世界资本主义之存灭，可以我国劳资战争最后之胜负决之。”又说，“谋劳动团体之产生发育强立，以为对全世界资本阶级最后决胜之准备。”他主张运动的规模非常之大，而所用

的手段又非常之小。未知是否有效，实有讨论之余地。

以上梁任公论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概，以下逐条讨论。

第一，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运动又是什么？我以为这应该首先在这里说明。

社会主义成了现实的势力活动而来的，还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情。瓦特发明蒸汽机关以来就引起欧洲产业革命的导火线，新机械陆续发明，归特权阶级所有与利用。家庭工业变成工厂工业。手工业者骤然失业，不得不到特权阶级的大工厂中，做机械的奴隶。新机械不须劳动者多年的练习，又不须专用男性，而吸收妇女与少年。劳力供给过多，惹起男女的竞争，助长工银的低落，占大多数的消费者无产阶级，不能消纳工厂中的生产品，资本阶级不得不向海外觅销场，于是惹起国际战争；于是惹起经济恐慌；于是贫富的悬隔愈甚；于是欧洲的劳动者觉悟他们实在是被引到错路上来了。他们觉悟他们自己的正当权利，于是觉悟到以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为原则的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资本主义给了他们一个好教训——但这教训的代价不小——使他们知道以自由竞争及私有财产为根本的社会组织是毕竟要使他们陷于资本主义的迷途而把自身做他的牺牲的；要谋社会全体的福利，只有把这种自由竞争和私产制度永远除去，而建设永久的共产社会。阶级由对峙而斗争，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势以成，这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由来。

所以社会主义在根本改造经济组织谋社会中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实行将一切生产机关归为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

社会主义运动，就是用种种的手段方法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至于所采取的手段，有急进缓进的分别，然而就现时最新的倾向而言，一方面在联合一切工人组织工会，作为宣传社会主义的学校，学习管理生产机关，一俟有相当组织和训练，即采直接行动实行社会革命，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他一方面则联络各国劳动阶级为国际的团结，行国际的运动，以期扫荡全世界资本阶级。

中国现在已是产业革命的时期了。中国工业的发达虽不如欧美日本，而在此产业革命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先前恃丝业、茶业、土布业、土糖业，以至制钉业、制铁业谋生的劳动者，今皆因欧美日本大工业的影响，次第失业，又不能赴欧美日本大工场，去充机械的奴隶，得工资以谋生。加以近年来国内武人强盗，争权夺利，黷武兴戎，农工

业小生产机关，差不多完全破坏。中国无产阶级的厄运，实不能以言语形容。所以我说中国人民，已在产业苦命的梦中，不过不自知其为梦罢了。

中国旧有的小生产机关，既然受了欧美日本产业大革命的影响，差不多完全破坏，而新式生产机关又非常的少，因此之故，中国大多数无产阶级的人民，遂由手工业者变而为失业者，专成为欧美日本工业生产产品消费的失业劳动者了。所以中国的游民，都可说是失业的劳动者。

我并不主张利用游民实行革命。但是劳动者不幸失业而成游民，若有相当的团体训练，何以绝对不许他们主张自身的权利？梁任公一定要他们回复到了赁银奴隶的地位以后，才准他们发言，是何道理？

至说中国现时社会实况与欧美各有不同，这是我们所承认的。但是不同的地方，也只有产业发达的先后不同，和发达的程度不同，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原则，却无有不同，而且又不能独异的。

所以在今日的中国而讲社会主义运动，在如何设法得以造出公有的生产机关，如何方能避去欧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所生的弊害，而不专在于争生产品的分配。梁任公既误认了这对象而主张“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这明明是主张贫人丐富人恩惠以谋生的运动，只可说是乞丐的社会主义运动。梁任公这公例，我就首先不承认了。前提既然不当，以后因此前提演出来的推论，当然也是不对。

照以上所述看起来，我们晓得欧美社会主义运动，决不是梁任公所说的“劳动者地位改善”，也不是他所说的“均产”，也不是专在于争分配了。

第二，要想为中国无产阶级谋幸福而除去一切悲痛，首先就要使他们获得生活必需的资料。要使他们获得生活必需的资料，首先就要开发生产事业。所以发达生产事业的一件事，无论是资本主义者，或是社会主义者，都是绝对承认的，只不过生产方法不同罢了！

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今就这两种生产方法分别比较于下。

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一切生产机关，概归最小数资本阶级所私有，最大多数的劳动者，均为劳银的奴隶，完全受资本阶级所支配。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关系是人与物的关系。劳动者制造出来的剩余生产尽归资本家，自己仅得些小工资过活，还不能赡养一家。资本家专讲自由竞争，对于生产力绝对不谋保持

均平，供给与需要不能相应，只顾盘算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增加生产力，谋生产多量的商品，增加自己的私产。一时需要减少，生产过剩，其结果资本家别谋妙法填补，劳动者却因此大受恐慌，招来失业的苦痛，这就是产业组织不受政治力支配的恶果。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却不是如此，一切农工业生产机关，概归社会公有，共同劳力制造生产物，平均消费。商品生产可以全废，生产物不至于压迫生产者。人与人的生存竞争完全消灭。生产消费完全可以保持均平。一人利用他人，压迫他人的事实绝对不会发生，也没有经济恐慌人民失业的危险。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是无政府无秩序的状态，社会主义生产组织是有秩序有政府的状态。这两者的利害得失，我想无论何人都容易判别出来。

世间不懂社会主义的人，把社会主义看作洪水猛兽一般，当着这社会主义潮流澎湃而来的时候，这类人就大惊小怪，好像对于项城称帝、张勋复辟一样，纷纷议论顺逆的态度。他们以为一旦实行社会主义，就破坏生产机关，或者将生产机关分散，生产事业就要永远停止，人民就得不着生活资料了。梁任公误解社会主义为均产主义的说法，也就是因为忘记了社会主义更有很好的生产方法的缘故。他或者不是不知道社会主义有很好的生产方法，而以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必不可免的过程。那么，我就要告诉梁先生。若忧劳动者不经过资本主义不能自觉，这是个教育的问题。若忧劳动者自己没有发达生产的资本，那时资本却在劳动者自己身上；资本家要雇劳动者，共产的劳动者只须自己出气力。若说劳动者在起初毕竟少不得金钱的资本，那么资本家的金钱本来是要归还给劳动者的。

将来社会的经济组织必归着于社会主义，我想无论何人都当承认的。中国生产事业虽十分幼稚，远不如欧美日本，然在稍远的将来，中国的社会组织必有追踪欧美日本的一日。据现时趋势观察起来，欧美日本的社会改造运动，已显然向着社会主义进行，中国要想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

就中国现状而论，国内新式生产机关绝少，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譬如我们要建造新建筑物，只好按着我们的理想去造，不必仿照他人旧式不合理的式样暂时造出不合理的建筑物，准备将来改造。欧美各国的经济组织，正如旧式不合理的大建筑物一样，规模太大，转换不易，要想根本改造，实在是最难之事。请看欧美社会改造运动家，那样的努力那样

的牺牲，犹然达不到改造的目的，这就是最好的实例。梁任公说：“吾辈畴昔所想念总以欧美产业社会，末流之弊至于此极，吾国既属产业之后进国，正可惩其前夫毋蹈其覆辙……及至今日，而吾觉此种见解什九殆成梦想。”然据我的推想，梁任公所说的不过是没有经验的“梦想”，因为他并未向着这个目标进行，并没有努力运动，又岂能期望社会主义自然实现吗？

梁任公主张要设法使中国国境以内建设适当之生产事业，以吸收失业游民使不至冻饿而死，资本阶级纵掠夺剩余生产亦可姑容。这样说来，我们的若果是专在使游民得衣食资料，那就有两条近路可走。第一，设法不开发工业，极力奖励旧式手工业生产，或者提倡国货，排斥外货，依梁任公所说，“凡吾国人消费所需，皆由吾国人自生产而自供给之。”照这样办，我国的生产事业也可望发达，游民可以减少，劳动阶级可以成立。社会运动得有主体，新社会亦可以实现了。第二，就是完全抛弃国家主义，主张将中国全土交各强大之资本国家共管。各国就可以用最大的加速度的生产力在中国开发产业。此时中国游民，不患不能得生活资料了。中国全国人民若尽成为劳动者，则以劳动阶级资格和世界资本阶级为最后之决战，世界的社会主义就可以实现了。单凭思想，这两条办法，或者也可以试办。只有一层，就第一个办法说，现在已不是闭关自守的时代，而且受不起外部的压迫，要维持旧式生产事业是绝对难办到的。就第二办法说，是爱国主义者所绝对不肯承认的。除了这两法以外，若一方面要采用欧美式资本主义，一方面要固执国家主义来谋本国实业的发展，那就是大大的烦闷了。我们有件事应当注意的，就是资本主义的背面，存有军国主义。若美，若英，若法，若德，都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军国主义最强盛的国家。欧美姑且不说，就说新具工业国的日本，日本的工业发展的路径，不皆是海陆军助长而成的吗？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是万国大战争的战场。各资本国在中国培植的经济势力，早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当着产业万分幼稚的时代又伏在各国政治的经济的重重势力之下的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和各资本国为经济战争，恐怕要糟到极点了。梁任公认此是唯一可行之道，我看这唯一可行之道，反不免是空想罢。

至于梁任公说，中国现在没有劳动阶级不能行社会主义运动，若要行社会主义运动，惟有奖励资本家生产，“有资本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借。”若照这样说，简直是为实行社会主义，才造劳

动阶级；为造劳动阶级，才奖励资本主义，梁先生就有故意制造社会革命的嫌疑了。

中国境内的资本家是国际的，全国四万万——由某种意义说，都可算是劳动者——虽然有许多无业的游民，然而都可以叫做失业的劳动者。所以就中国说，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

若依梁任公说，中国若是没有劳动阶级，当然就没有资本阶级了。政治方面没有贵族和平民阶级的中华民国，又没有资本劳动阶级，就可以算作无阶级的国家了。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实现消除阶级的国家，中国既无阶级，又何须制造阶级？若因为行社会主义运动才提倡资本主义以制造劳动阶级，是梁先生有意制造社会革命，就不应非难社会主义运动的人了。我有一句好笑的比喻，譬如一个天然足的女子，就用不着我们说缠足的解放。若是因为要解放伊，故意为伊缠足，使伊得着有被解放的资格，然后再替伊解放，岂不是陷于“循环定理”吗？

诚如梁任公所说，资本主义可以达到社会主义，因而我们一面去“挖肉做疮”。那么，梁先生亦觉此法迂缓否？若是梁先生不怕亡国，我看还是照我前边说的话，让外国资本家到中国来开发实业，到了程度，中国社会革命自然也可以成功的。否则，索性慷慨点，也不要讲什么主义。世界的趋势，是必须要实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必须灭亡的。让他们外国的资本家来到中国做逋逃薮，煽火余光，也必须熄灭的，等他将熄灭的时候，中国的劳动者一齐起来，联合世界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同扑灭此荧荧余烬共建社会主义的天下，岂不省事！

第三，资本主义，在今日的中国并不是振救失业贫民的方策。我们要知道劳动者的失业，就是因为新机器发明产业革命招致而来的。一架机器可抵数十百人的劳力。在资本制度的社会里，新机器增多一架，就增多失业者数十百人，所以在今日产业革命正在开始的中国，若更奖励资本制度的生产，并不会将产业革命的流弊根本除去，产业革命还是产业革命，不过将外国人的资本家变成中国人的资本家罢了。若果中国是提倡资本主义生产，效力速，则一时间产业革命的影响烈，旧工业之下的失业者亦愈众。而能“丐余沥以求免死者”不过千分之一二而已，然而同时外国商业的掠夺不能说就可以抵制得了的。则又无非使中国的劳动者受一个两重的压迫罢了，救济一语还是空谈。效力迟

咧，不消说了，梁先生对于资本主义所抱的希望都成泡影！要等中国的资本主义发达到一面可以和外资抗衡，一面可以尽数吸收国内的劳动者，其中要经过如何长的时日。恐怕那个时期未到，“而我中国的四万万同胞，且相索于枯鱼之肆”了！我们在这里做梦，外国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且将愿笑于其后”了！只有抱着国家主义的人听见自己国内也有资本家，也有兵强国富才眉飞乐舞罢了。

其次讨论温情主义。梁任公既然主张资本主义，其当然的顺序，要归结于施行社会政策的。这样滑稽的办法，我们实在不敢苟同。现社会中经济的组织，不外两个大原则，就是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这两大在原则就是现社会中万恶的根源，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把这两原则完全撤废。讲社会政策的大都不然，只主张借资本阶级的国家的立法，施行几项温情政策，略略缓和社会问题，并不是想根本的解决社会问题的。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还是依然存在，资本家仍可以行自由放任主义，积极的发展自由竞争，无限制的扩张私有财产。无产阶级呻吟于资本家掠夺支配之下，绝对得不到丝毫的幸福。简单说，社会政策，就是处理社会问题的结果，并不是要铲除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梁任公正在欲实行资本主义却就提倡社会政策，在方法上已是南辕北辙。还有一层，社会政策在欧美各国说起来，是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极端发挥以后所生的必然的结果，若果在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未发达的国家说，社会政策就行不去，而且也不能一一见诸实行的。就中国说，资本主义正在萌芽时代，人民因产业革命所蒙的苦难尚浅，若能急于此时实行社会主义，还可以根本的救治；若果要制造了资本主义再行社会政策，无论其道迂不可言，即故意把巧言饰词来陷四百兆无知同胞于水火之中而再提倡不彻底的温情主义，使延长其痛苦之期间，又岂是富同情者所忍为？资本主义是社会的病，社会主义是社会健康的标准，社会主义运动是治病而复于健康的药。只要问中国现在的社会病不病，什么病便下什么药，一定要把中国现在的病症移做资本主义的病症而后照西洋的原方用药，这种医生是不是庸医？“庸医杀人！”中国人民的元气已经丧到不能再丧了。梁任公对于资本主义所取之矫正态度说“惟当设法使彼辈有深切著明之觉悟，知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太过，非彼辈之福。”梁先生以为靠这一句空话，资本家便能奉行，劳动者便能安乐了么？资本家若果能有著明深切之觉悟，他们一定能觉悟到他们的最后命运——就是他们终于不能存在而